

# 中国理工科优势大学人文社会学科的价值追寻

刘法虎 张彦通

**【摘要】** 自1949年以来,中国理工科优势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发展起伏较大,先后经历了历史性的调整、缺失和重建阶段。不同性质理工科优势大学在发展人文社会学科上存在一定的差异。本文通过对理工科优势大学人文社会学科发展的形式、阶段及学科地位等方面的分析,就人文社会学科的价值问题及未来发展进行探讨。

**【关键词】** 中国 理工科优势大学 人文社会学科 价值

**【收稿日期】** 2011年9月

**【作者简介】** 刘法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研究生;张彦通,国务院参事业务司司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

理工科优势大学是指具有理学与工学传统学科优势,而人文社会学科种类较少、发展较慢且整体实力相对薄弱的大学。在高校学科系统中,一般习惯性地将理工学科以外的社会、历史、教育、经济、文学等学科统称为人文社会学科。虽然存在体系庞杂、指称不明等问题,但作为可以区别于理工学科的“人文社会”的学科理念却已经被普遍接受与运用,成为共识,并被保留了下来。“今天,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愈加严格,缺乏人文素养的技术专家,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其专业优势的发挥被严重制约。因此,人文教育无用的观点即便在当今社会用功利性的眼光来看都很难成立。况且人文教育的真正意义在于永恒地传承人类的文明。”<sup>[1]</sup>《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2010—2020年)》明确指出,高等教育要“优化学科专业、类型、层次结构,促进多学科交叉和融合”,从而为理工科优势大学发展人文社会学科、进行学科重组和融合、推进自身转型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本文尝试对人文社会学科在我国理工科优势大学的发展及其价值进行探讨。

## 一、原因分析:社会发展中的使命变迁

从1949年到“文革”前,在服务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大背景下,代表科学与技术的理科与工科教育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在这一教育改革思想指导下,无论在高校数量还是在招生规模上,理科与工科、特别是工科获得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与之相对应,经过两轮院校调整后,人文社会学科

类院校、专业和教学却被大幅缩减、合并或取消;在前苏联模式指导下的理工科类院校不设文科,即秉持没有文科照样可以办大学的教育理念。从而在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形成了形式单一的理工科优势类大学,它们往往呈现出“一枝独秀”的学科发展局面。

高等学校文、理、工分家的格局,虽然在特定时期能培养出国家建设急需的人才,但却使学生因理工类专业限制而视野不够开阔。过度专业化的学科教育在特殊历史时期以“短、平、快”的方式为国家建设培养了所需要的大批“应用”型人才,但同时却使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文革”期间,在“五七指示”等影响下,高校实行了缩短学制等办学模式的新改革。“七二一”模式成为这一时期我国理工科优势大学的典型办学模式。与此同时,人文社会学科在革命的旗帜下,“以社会为工厂”作为“创建社会主义大学新文科”的办学方针,改变了人文社会学科的正常发展轨道。这一时期,“革命教育”使高等教育总体上都受到了严重冲击。

“文革”结束后,随着高考的恢复,高校的文理工各科均逐步得到不同程度的恢复和重建。20世纪80年代,理工科优势大学不设人文社会学科的体制已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1985年5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教育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工作方针。在时代发展、社会需求及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等因素

的多重影响下,人文社会学科成为办学必不可少的要件。理工科优势大学开始纷纷开设一定数量的人文社会学科类专业、课程,从而改变了原有单一的理工科发展格局,形成向文、理、工综合发展转变的趋势。这一时期呈现出的总体发展特征是,“独木不成林”,没有人文社会学科,理工科优势大学就无法办成综合型大学。

1998年12月,《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对高等教育的教育规模和发展水平等方面提出了具体规划,要力争“进入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提出了要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为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机遇和发展空间。理工科优势大学逐渐认识到,没有人文社会学科,就建不成一流大学;只有大力发展人文社会学科,才可能实现“两翼齐飞”。

除历史因素外,理工科优势大学发展人文社会学科还有现实的原因。“人文社会学科在当代的凸显,有其明显的社会和时代背景”<sup>[2]</sup>。由于理工科优势大学毕业生的人文素质缺失问题越来越明显,已经逐渐引起了国家、社会和高等教育界等多方面的关注与重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表明,要解决人才创新问题,仅靠单一的理工科教育很难实现。同时,社会对理工科毕业生总体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仅靠学科专业知识很难获得较好的发展和机遇。另一方面,在社会改革和发展过程中,也产生了对理工科有一定了解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毕业生的需求。这两种社会期望和需求也是推动理工科优势大学发展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力量。从高等教育自身来看,理工科优势大学究竟是在培养符合社会需要的专门“元件”,还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涉及对高等教育目标的根本性认识。因而,学科结构的调整也必然伴随着对高等教育目标是制器还是育人的反思。

## 二、院校探索:百校并存下的自我定位

我国理工科优势大学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办学性质上分别形成了重点、一般与高职等不同类型。在招生、就业、师资、教学、管理和社会影响等方面表现出了各自的不同特点。“针对为什么要发展人文社会学科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表现为对理工科院校向综合性大学转变的思

考与向往”<sup>[3]</sup>在对人文社会学科的缺失进行反思的同时,国内高等教育界开始把目光转向国外,寻找可以加以借鉴的经验,从而为我国理工科院校发展人文社会学科提供参考,其中以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相关研究为甚。

我国的理工科优势大学一方面对发展人文社会学科进行了理论探索,另一方面也注意结合不同性质、类型的理工院校各自的独特性尝试实践改革。重点理工院校不愿拘泥于传统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办学模式,希望能发挥自身学科优势,建设能体现其传统的、基于理工科特点的应用型人文社会学科;“应结合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以文、理、工交叉的方式,走多学科结合发展的道路”<sup>[4]</sup>。而对于非重点的一般、高职类理工院校来说,由于自身教育教学条件的制约,一般仅希望能逐渐提高已有的人文社会学科的教育质量和教学水平;在此基础上,借鉴重点大学的相关办学经验,对发展少量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可能性进行初步规划和尝试。

不同性质院校之间发展人文社会学科的“先行”与“后发”问题也随之呈现出来。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相对而言,重点理工科优势大学在发展人文社会学科方面走在了前列,并初步形成了自己相应的发展路径;但是作为很多后发的理工科优势大学如何发展人文社会学科,可能并不仅仅是模仿、借鉴就能解决的。从现有一般和高职类理工院校的发展现状来看,虽然大学学科调整与改革的大趋势早已确定,但仍局限于以教学形式变化应对学科改革挑战的传统模式;基本上仍停留在原有学科教学的探索和革新的尝试上,并没有或未能完全意识到开设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的重要意义。因此,基于在学科设置、学校传统、资源整合和办学方向等方面存在的质量、时间差异,人文社会学科在我国不同理工科优势大学的发展还需要长期的实践探索过程。

## 三、模式探究:学科布局的调整与规划

在如何发展人文社会学科的问题上,一般认为理工科优势大学应抓住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改变以往片面发展理工科的传统轨迹,结合理工科特色办人文社会学科,走“入主流、倡交叉、创特色”的发展思路<sup>[5]</sup>;《纲要》中明确提出,要“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但改革的前提是,必须转变学科发展理念,高度重视人文社会学科独立的学科价值及应有的学术地

位,增加学科建设投入,有时甚至可以采取特殊政策、给予特殊扶持,以强化、促进与原有相关理工学科的整合。

要根本扭转理工科独木难支的困境,形成与人文社会学科两翼齐飞的局面,总体上有两种主要模式。模式一是继续探索,即试点少数学科,以点带面;二是借鉴已有成功经验,大张旗鼓,全面发展。从现实角度考虑,由于理工科优势大学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不同大学应根据自身的发展状况,选择合适、合身的发展形式。如一些原本人文社会学科基础较好的重点院校,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大胆尝试,突破慢慢摸索前行的小步走模式,迅速建立和发展相关人文社会学科专业。而对于学科基础薄弱的一般和高职类理工院校,在革新原有人文社会学科公共或基础课程的同时,应该以学习重点理工科优势大学的经验为主,结合自身条件,提高相关人文社会学科类课程水平,开设符合学校实际的新人文社会学科课程或专业,而不能不顾自身发展现状盲目开设新的人文社会相关专业,必须将改革创新与盲目蛮干区分开来。

#### 四、阶段研究:学科发展的路径与争鸣

学科发展阶段与学科发展模式是紧密相连的。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阶段问题,实际涉及两个不同的方面。其一是指从高等教育总体上看,我国理工科优势大学发展人文社会学科的历程。其二是指具体的理工科优势大学发展人文社会学科的过程。

人文社会学科在理工科优势大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或三个层次<sup>[4]</sup>,但现在看来,准确地说它们实际上是处于相互交叉的一种状态。第一个阶段是作为公共课或基础课阶段,基本处于弱势的辅助地位;第二个阶段是文化素质教育阶段,是对理工科人文素质教育的缺失、薄弱的反思和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几乎所有理工科优势大学都需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此时的人文社会学科仍然扮演着辅助与服务理工科的角色;第三阶段是综合化、一流化阶段,人文社会学科需要大力加强和扶持,将人文社会学科提升到学校发展的重要战略位置,享有与理工科同样的独立设置与平等地位。

由于我国理工科优势大学数量众多,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也各不相同,导致在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阶段上整体呈现出重叠交叉的局面,但总

体上还基本处于学习探索阶段。“在实践中,各理工科高校由于其自身办学水平和学科基础的不同,在尊重文科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在文科发展的不同阶段可以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sup>[6]</sup>理工科优势大学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学习国内已有的发展阶段模式,亦步亦趋;二是迎头赶上,舍弃学习探索阶段,直接尝试开设相关学科专业教育。由于人文学科长期的缺失和失位,在特定时期可以打破常规的学科发展模式,敢于创新,创造性地迎头赶上。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人文社会学科的缺失值得忧虑,但绝不能允许违背学科发展规律,为追求形式上的发展而发展。显而易见,在我国很多理工科优势大学的人文社会学科、相关学科基础缺失或薄弱的前提下,盲目追求更高发展目标的话,必定会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 五、地位商榷:学科价值的重估与定位

学科地位的辅助与主流之争,是困扰理工科优势大学发展人文社会学科的顽疾。理工科是主要研究客观事实及衍生问题的一种经验学科,人文社会学科则是关涉人与社会问题的一种价值学科。应该如何看待人文社会学科的地位问题,存在很多不同意见。归纳而言,主要可以分为坚持原有的学科等级体系,将人文社会学科作为辅助或附属;或创新学科理念,独立发展人文社会学科,重建学科体系,把两种学科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从发展现状不难看出,如果仅将人文社会学科作为提高理工科学生的人文素质水平的一种辅助手段的话,无论如何发展,人文社会学科也很难从边缘走向中心。杨叔子院士曾指出,“多年的办学实践证明,单纯的工科,缺乏理科和文科的基础,无论是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都很难提高”<sup>[7]</sup>。由此可知,离开了人文社会学科的基础,理工科教育的质量也是很难达到世界先进或一流水平的。

因而,无论人文社会学科是作为提高理工科学生素质的一种手段,还是一种独立的学科专业,都必须树立与理工科同等重要的思想。作为自然科学技术系统的理工科与作为人文社会学科系统的文科是紧密相连的一体两面,理工科的研究与应用需要借助文科的智慧,正如MIT的创始人罗杰斯所说,“科学的价值在于它的巨大的现代应用潜力,在于它对生活的实用工艺、人类生活的舒适、健康以及社会的富裕和强大的影响”,因此,MIT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致力于让学生“同等地

关注科学、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并努力克服传统的科学与人文教育的相互分裂的局面”<sup>[8]</sup>。

可见,相对理工科来说,人文社会学科具有其独特的价值,并不是依附或从属于理工科。“没有人文大师的大学,难以有科学大师;没有人文大师的国度,也难以有科学大师”<sup>[9]</sup>。因而应该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片面重视理工科的错误认识,使人文社会学科享有与理工科同样的地位和价值。唯有如此,人文社会学科教育的作用才能得以体现,才可能使理工科优势大学真正走向综合化、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目标。

#### 六、未来之路:教育模式的反思与探索

“向何处去”,“如何发展”,即出路与途径问题,是始终困扰理工科优势大学发展人文社会学科的两大难题。我国理工科优势大学发展人文社会学科,既有中国特定的历史发展背景,也分别受到前苏联、欧美及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思想与模式的影响。今天,我国理工科优势大学基本上呈现出多层次、多水平的发展格局,它们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和实力也大不相同。未来,不同理工科优势大学在谨慎探索与大胆创新的选择中必然会产生困惑。

但是,绝不能片面迷信于任何一种金科玉律式的发展模式;无论向何处去,都必须考虑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方向和我国高校发展的总体态势;无论如何发展,都必须结合高校自身的状况和已有的经验教训。历史经验表明,人文社会学科建设不仅有利于引领理工学科的发展,而且始终关涉人的发展这一教育领域的根本问题。对于理工科

的科学教育和人文社会学科的人文教育而言,“从本质上来说,两者在目的指向、内容、功能等方面都是相通相容和互动互补的,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未来走向必然是两者的相互融合与统一。”<sup>[10]</sup>我国理工科优势大学发展人文社会学科必须始终以人的发展为旨归,秉持崭新的大学科视野,构建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重、融合及相互促进的学科教育发展新图景。

#### 参 考 文 献

- [1] 何振海、王树林:《MIT人文教育的传统、特征及其借鉴意义》,《现代大学教育》2005年第5期。
- [2] 欧阳康:《人文社会科学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 [3] 别敦荣、徐警武:《我们为什么要办综合性大学——兼论重点理工大学文科发展战略》,《高等教育研究》2000年第6期。
- [4] 汪佩伟:《重点理工大学文科发展思路刍议》,《高等教育研究》1998年第3期。
- [5] 欧阳康:《文科建设与理工科大学的综合化转型》,《学术界》2004年第1期。
- [6] 甄红军:《对理工大学文科发展的几点认识》,《中国高等教育》2011年第2期。
- [7] 杨叔子、姚启和:《论重点理工大学实现四个转变》,《高等教育研究》1996年第2期。
- [8] 王晓阳、王佳:《理工科院校怎样发展文科——从麻省理工学院发展文科说起》,《中国高等教育》2000年第22期。
- [9] 张楚廷:《论文、理、工关系》,《大学教育科学》2011年第1期。
- [10] 郭智、王德林:《研究型理工大学发展人文社会科学的战略思考》,《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10年第4期。

### Searching for the Discipline Valu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Dominated b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Liu Fahu, Zhang Yantong

Since 1949, the disciplin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has got through the following stages: the historic adjustment, loss and reconstruction in universities dominated b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There existed certain differences in their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mong different universities dominated b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uch as form, stage and discipline position. The paper, from this viewpoint, mainly deals with the disciplinary value and futur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so that their discipline development can be promoted.